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三六一

桐岡存稿八卷 張遠覽撰

誠正堂稿八卷附詞稿一卷誠正堂文稿不分卷誠正堂時藝不分卷 永恩撰 七九

靜退齋集八卷 戴文燈撰 三六一

夢喜堂詩六卷 夢麟撰 四一三

敬學堂詩鈔一卷 馮廷丞撰 四六七

對雪亭文集十卷附論語講義偶錄一卷對雪亭詩鈔二卷 張洲撰 四七九

桐岡存稿

光緒庚寅孟秋
刊于西華縣署

桐岡存稿

西華張桐岡先生爲乾隆時名宿文章學問海內宗仰青浦王述菴先生稱其沈靜誠慤古文得震川一體嘗采入湖海文傳鄧陵蘇氏近有中州文徵之刻亦采先生之文顧未見其全集歲乙酉余承乏斯邑訪先生之遺著從其曾孫尚弼上舍得鈔本詩小箋七卷春秋義略十六卷初存集詩一冊又得蕭步九秀才所錄先生之文並文傳文徵所選彙而得若干篇既讀其門人王耕甫所爲先生墓誌知此外著述尙夥而得見者止此余維先生與僊師武先生盧谷並以經學著聲虛谷授堂集入行於世而先生竟無專集刊行今之僅存者又不免鈔胥譌脫爰即前所

桐岡存稿卷首

彙者詳加釐正次爲文六卷詩二卷付諸剞劂以廣其傳其詩小箋春秋義略別謀校刻焉中州爲人文淵藪國朝之以文名家者侯宋賈李之倫蔚爲一代耆碩先生晚出而與之抗行不可謂非健者嘗及先生鄉闈出朱石君先生門下垂三十年始爲令於黔之鎮遠未幾乞老以歸讀書邑之城南水田一區老屋數楹藏善本書二千卷杜門卻掃怡然自足固不僅以文章爲時稱說已也今先生集出前輩典型珍若星鳳庶幾是邦文獻有所攷云光緒十有六年歲次庚寅秋九月東臺鮑振鐸識

張桐岡先生墓誌銘

同里王辰順撰

嘉慶八年冬十月癸亥吾邑桐岡先生卒於家辰順夙承
函丈一官訥繁遠驚哲人之萎焉呼安放矣越明年葬有
日嗣子岳平持狀走宛請辰順志先生墓乃據狀書之先
生姓張氏諱遠覽字偉瞻號桐岡世爲西華人五世祖奉
政萬曆己未進士歷官監察御史高祖印嶺生員曾祖坊
翰康熙己卯武舉祖文桂康熙癸酉舉人父華辛卯庚子
副榜主一時壇坫學者所稱醇民先生也母姚氏先生九
歲而孤讀書日記數千言弱冠入郡庠旋食餼乾隆癸酉
利聞存稿卷首

二

以選貢入都北平黃崑圃先生一見甚器之歲己卯領鄉
薦六上公車不售以大挑選正陽教諭謬諸生敦行學古
數年之間士風大振時畢秋帆中丞撫豫省夙稔先生名
檄擢開封府教授兼以書幣屬令促裝及至以金石文字
相賁贈金百兩綴四疋先生受綴反金強之終不受壬子
遷貴州鎮遠縣知縣鎮遠當南北水陸衝衢俗尚奢靡先
生到官日飭內外書役皆衣布非紳士不得衣帛富商有
執贄請見者諭以安分守法勿以厚貲結納官長縣舊事
每逢元旦上元署內外綵棚地籠燈以千計皆四鄉居
民供給先生盡革之在官僅一載題署黎平府下江通判

下江苗民雜處梗頑難化先生至訟庭日閒居三月上官
委以鉛差差竣許以知府題署先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乃引疾求罷去去之日囊橐無餘賴黔陽令姓文起資
之始得旋里先生性至孝遇先人忌日涕泣不食日此終
身之喪也官正陽時兄漁莊先生無子迎養任所卒則請
假上官要經扶輿歸葬平生寡交遊交則情誼篤至同里
周仲遠赴禮闈試至彰儀門外病卒先生聞訃親視含殮
約同鄉士大夫輿之徒步二千里以其喪歸尤嘉表揚前
賢自父醇民先生抱影廬詩刻外如胡湄園理寒石劉海
鶴王聖能錢柳圃諸先生詩文集皆序刻而傳之先生沈

桐岡存稿卷首

三

誦經史旁及百家善屬文尤工詩日與學者講授樂此不
疲所著書有詩小箋春秋義略春秋主臣錄古詩錄碑幢
聞見錄書意舊聞初存集採薪集古歡集汝南集黔游集
直方堂詩草桐岡文存若干卷一生持禮甚嚴雖盛暑亦
嘗見體易簪之夕諸門人咸侍側日正吾首與手足整吾
衣冠召家人徧視一周含笑而逝距生於雍正五年正月
二十九日享壽七十有七元配王安人繼劉安人其閨範
懿德詳先生所自爲兩安人狀中側室顏孺人前先生六
日辛子男三長居燮太學生早卒王安人出次居庶嗣世
父次居平顏孺人出女一歸生員丁瑞玉孫男一念之早

卒孫友一今卜於三月初八日葬先生於城東南新阡以
王劉兩安人暨顏孺人祔禮也銘曰

於維先生命世矯矯堂名直方德爲坊表總有至情篤於
人倫便便腹笥力追古人經術湛深管豈窺約叩之則鳴
用之則效廉吏可爲所至有聲黔遊匪偶甘棠敷榮出入
里門教而無失全受全歸始終如一修名允立本自家風
子子孫孫視此良弓

桐岡存稿

卷首

四

偉瞻張君傳

宜興吳德旋撰

偉瞻張君諱遠覽河南陳州府西華縣人幼孤能自力於
學性敏慧讀書日記誦數千言事母盡孝家雖貧竭力營
甘旨無缺母卒哀毀甚及葬廬墓三年君博學工爲文乾
隆癸酉充拔貢生已卯本省鄉試中式舉人選授正陽縣
學教諭其教人先器識而後文藝遠近爭來就學庠舍至
不能容其弟子經指授爲文用君說成進士膺鄉舉者甚
眾巡撫畢公嘉其能以卓異薦授貴州鎮遠縣知縣青
浦王述菴侍郎爲敘以送之謂君用博雅之學播循良之
治必能寬猛以時使民苗咸輯也及君蒞任果如所期焉
鎮遠古夜郎地苗民雜處犷悍難治君結以恩信皆帖服
遵約束舊俗子女多者其父母往往恐不舉君出教諄諄
然諒以義理苗民感動甫七月而舊俗爲之一變大吏以
爲能令署黎平府下江清軍理苗通判下江環治香山以
山爲城缺處補之以輒價十倍於石君以爲勞民傷財無
益也以石易之歲省工價無算下江山中故有虎患君至
則出多貲製火器幸武弁鄧元第等往山中日習之下江
由此無虎跡苗民賴之以安君之在下江甫四月因疾致
仕歸歸日苗民扶老攜幼涕泣相送君既歸西華而西華

桐岡存稿

卷首

五

民東玉林者潛謀不軌跡且露君與邑大夫密謀擒治之
又恐其黨之潛入城中也力疾躬率門人子弟輩晝夜巡
察君雖以老疾家居然遇事猶奮發有爲如此若其他爲
善於鄉而鄉里戴其德者皆常事故不書所著有詩小箋
春秋義略詩集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
吳德旋曰君與偃師武虛谷大令並以經學著聲中州後
並爲循吏然皆未竟其用而儒者之效不獲大彰顯於世
惜哉余之聞君名也由新城陳碩士侍郎凡君所著述悉
以視余余得而讀之因次其傳

桐岡存稿

卷首

六

桐岡存稿卷第一目錄

文一

褚遂良論

柳園先生集序

凌氏易說序

寒石先生文集序

春秋義略序

習陽集序

胡湄園先生詩集序

商逸羣詩集序

桐岡存稿

卷一

昔潤川詩集序

松園先生詩集序

卷施閣集序

何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序

相岡存稿卷第一

文一

褚遂良論

西華張遠覽偉瞻

唐褚遂良賢者也以忠見逐劉洎賢者也以忠見殺世言洎之死遂良譖之也張子曰嗚乎吾悲夫與日月齊光者之蒙惡於千載曖曖焉而莫之雪也夫賢者有殺人無譖人洎之受詔輔太子監國也對太宗曰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此言所以見殺也蓋太宗積欲殺之大臣亦積欲殺之是必有希帝旨阿大臣意而入譖大凡人之譖人有所阿於人有所利於己譖人不死譖不止當魏王泰吳王恪之時褚公不阿太宗高宗之初不阿武后以譖王后前後與褚公同執政者岑文本馬周劉洎韓瑗來濟以爲如賢邪諸公固皆賢者也以爲惡逼邪諸公固皆執政者也不譖岑韓馬來而獨譖劉於人焉阿於己焉利當其還笏流血止知不負先帝之託其他利害生死皆置度外天地感而鬼神泣矣險賊陰毒譖人於死非豺虎不食者不爲而猥曰忘身奉上之賢實爲之其不然也決矣然則曰褚遂良譖劉洎者何也曰此許敬宗爲之也敬宗以己所優者加於己所深忌之人而遂以受此曖曖於千載也許敬宗之傳曰太宗實錄敬播所撰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

相岡存稿卷一

二

竈改將半專出己私計無有急於誣褚公者誣褚公於太宗之時計無有以殺劉洎事加之者故曰褚遂良譖死劉洎者許敬宗之言也許敬宗之急於誣褚公者何也蓋貞觀之世房杜王魏同德相濟敬宗無所容其姦自以爲當武德時已在十八學士之列褚公之父亮其同官也褚公以魏鄭公之薦一旦大用位出其上受遺詔託孤而且直諒多聞朝野同仰已屬深忌又房魏諸公以次彫喪已可以肆其所爲敏達可以服眾心辯折可以關多口自度獨不可以欺遂良遂良一日不死敬宗一日不安潭州有行不三年而褚公卒矣敬宗乃詔然坐政事堂逐韓瑗來濟殺梁王長孫無忌上官儀如反堂劉洎不殺於貞觀之時必殺於敬宗之手乃稔毒逞穢十有餘年日夜以思恐天下皆思褚公之忠而憐其遂將使天下疑其忠而不憐其逐則莫若誣以已往不可覆按之事以爲洎固表表名臣誣以洎事則尤爲人所深惡雖其讜言勁節昭然耳目而陰竄此一事則他美不足掩其惡且有此惡卽其美亦非眞美於是筆之曰洎與遂良不相中卽誣奏洎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又念無忌者國元舅致之死宜可憂莫若誣其害國懿親之可以解免於是筆之曰無忌遂良與江夏王道宗有宿怨誣與房遺愛善流象州吳王恪無忌所忌

相岡存稿卷一

三

坐以遺愛事殺之當其時褚公之子第及長孫氏皆投荒
禁錮無在朝者而李義甫王德儉崔義元袁公瑜侯晉果
之類布滿臺省誰過而問之者嗚呼殺正人於方剛汗忠
魂於既死潛煽毒於已往巧售欺於將來此其所以爲許
敬宗也修史者既知其改竄實錄而第曰盛誣封德彝虛
立錢九隴功狀以太宗賜無忌威鳳賦爲賜尉遲敬德龐
孝泰爲高麗所襲破而曰屢破賊明其細而莫發其鉅於
長孫無忌褚遂良傳不言劉洎及二王事若爲賢者諱然
顧曰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
少嗚乎嗚呼其亦爲許敬宗所愚而未之思也或曰洎死
桐岡存稿卷一

四

既不由褚公史稱洎子宏業顯慶中訴遂良譖死狀李林
甫右之是亦不足信歟曰其訴也其右也皆敬宗使之也
既竄其事於史復暴其事於朝此尤易洞其隱也或曰褚
公譖劉公安知不有其端倪而奈何決之以必無曰事之
然否不據人之生平以爲斷則齊光於日月者不難使之
慘甚於蝮蛇誣人者必誣人以必不爲之事而其誣乃爲
得力所謂點白爲黑者也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豈有不
利之端倪也哉許由椎埋黔婁行刳屈原媚鄭袖陶潛臣
劉裕褚遂良譖劉洎采蓮采蓮首陽之巔惟其不然猶曰
或然嗚呼悲夫

柳園先生集序

柳園先生既歿之明年其門人介其子有任來請余定其
集於是悉合諸本芟複存真以定於一得詩二百有六雜
文二十有二共爲六卷題曰柳園先生集已更搜討殘零
以及書牘日記又得四卷目曰別集收拾散墜固有或遺
二三子分卷譽校罔有不力是集可以傳矣嗚呼先生秉
河岳英靈之氣行爲規矩言爲文章今卽其人不見而
讀其書可以見其人其天性湛至篤於人倫故其文纏綿
而不迫質樸而不浮所託者正故其旨深所出者真故其
音長少遺孤寡長厯艱虞橫逆頻嬰挫折不已佗條鬱邑
桐岡存稿卷一

五

悲歌感慨而總歸於溫柔敦厚有德之言其言藹如也
覽於先生以通家之故自能言時卽得見先生以迄今日
先生不可復作矣回首曩時過蒙推愛謬以此事相許一
詩之成未嘗不樂爲余誦之也一文之脫毫末不當不馳示
余而後乃出也蓋余所承教於先生者不但語言筆墨之
閒而卽此竊所受益耿耿焉忍忘嗚呼當其風月流連促
膝談笑勉勵寸陰商量千古雜以詼諧忽而泣下追維此
境已爲人世不可復得之歡惟時時於夢中遇之而余摧
頹放廢踴躍何之感舊懷賢不自覺其清淚之流今之編
校遺集是卽余區區少得盡於先生者顧獨把卷沈吟無

所聊賴柳園在焉呼不余諾先生亦將何以慰余哉今遠近之士大夫學者曾讀先生之文而想望其全書者久矣不見其人見其書二三子之所以致無已之情於其師者幸皆參觀其集之成余因藉以效其微勞庶或無大憾於先生之意至於天下後世解斯愛斯傳則固不待余言也已

凌氏易說序

易不火於秦而爲之說者倍諸經隋經籍志六十餘家唐志八十餘家宋則二百餘家至今而傳者十二三學者蔽神焦慮氣惴惴前瞻後顧而罕得其本根蓋說易若是之難也凌氏易說凌先生遜益之所著也先生學易不由師友但畋鳳議範殊軌暴一得窮千年春秋十易草創者三紬繹鑿枿期抵於安故其爲說也洪幹纖支質材又附鑢霧縠淵紛綸緯繡必盡其智之所及而不少留餘而其意則片言一義上下左右必緣乎象以索其情準乎理以觀於物昔夫子曰子欲無言又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不及易然於諸經無說而獨於易特作十翼夫聖人心知其意可以無言然而有不得已者焉今先生之爲易也疑之久故辨之踴慮之切故言之長竭其力故不敢畏其難儻亦真有不得已者乎而先生亦老且病云是書苟行於世世必有好之者願先生授余德薄力弱不能布之通邑大都使人人知有凌氏之說而平生用心不卽表白余何以謝先生今爲略述所以俾學者得以考焉先生名去盈字遜益河南西華人不仕亦不授徒爲易說十二卷

寒石先生文集序

文章者性情而已矣古今文章所以傳者非以文傳以性情傳也寒石先生志潔行芳九死不悔死且百餘年迄今言忠臣孝子者必曰先生而讀其書者亦必曰此忠孝之性情所流露者也蓋人無聞言云先生著作等身星霜兵火飄零殆盡其從孫完璧勤苦十年乃頗蒐葺余復稍爲之校訛芟複訂詩賦爲一卷雜文二卷刻之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是集非一世之書也校訂之餘並不敢定其爲秦漢爲六朝唐宋第其孤情至性篤摯纏綿無非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際而往復流連如遇其人於筆墨言

桐岡存稿卷一

八

語之間論語云有德者必有言記云情深而文明吾獨怪後世之所謂儒者平居止知食性理近思之唾餘欽定山白沙之糟粕在家在國外歸爲中庸之徒而究無當於爲臣爲子之萬一及夫大變猝投則藉明哲保身之言以自文其草間偷活之罪其人如此其文槩可知何者性情爲而文必下也嗚呼此吾益信寒石先生之文所以必傳於不朽也夫乾隆十有七年二月之晦同里後學張達賢謹序

春秋義略序

六經之說多歧而春秋尤甚自三傳並立諸儒代興明章發聞各究其情而其弊或有過於深求用鑿成誣以光明正大之經至於杳冥恍惚破裂瑣屑而不可窮詰蓋因說而晦者十之三因說而叛者十之二而又往往黨護私阿以忿訐而臆奪甚矣夫非真難明而說者之多歧也余學春秋少宗左氏後乃兼攻三傳而博涉乎百家竊以爲春秋者定乎中而不隨持其平而不激不隨故不以功掩過不激故不因惡蔽美不逆求而預貶不震跡而沒情其意有推原無調停其文有委曲無遷就也故其言天以驗平人也明法以理乎紛也詳事以暴乎心也誅死以惕乎存也其汲汲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其懇懇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必先有以求之情性心術之隱且微而無乎不安而後有以放之天下後世之遠且久而無乎不準達覽不敏既竊病夫說之多歧也於是益反覆乎先賢之說而求其所以一之者遲之又久遂不自揆爲義略十六卷蓋亦若有不得已者輒發憤而忘其固焉然而已殫思者十年未嘗不兢兢罔敢易云故凡所爲說不苟異不苟同惟求乎經明而我無與而鑿且誣者或庶幾其寔焉非敢謂眞知聖人之意願博所徵慎所言則亦於業

桐岡存稿卷一

九

春秋者儻不無百一之助乎嗚呼余固不得親從尼父一質之也乾隆二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甲寅書

桐岡存稿卷一

十

習陽集序

習陽集一卷王黃安聖能先生之遺文也往者其曾孫兌嘗語余先黃安遺文皆散逸往往於人家得之而少不成卷君如有存者幸示我未幾而病且死今二十年矣元孫政於兌爲從子不憚勞苦百方求覓寸牘片詞收拾輯經數年乃請於其兩從祖拜乞余編次而序之以刻於木於是去先生歿七十餘年矣余惟先生卓志逸情至今如余不獲見先生見兌如見先生焉蓋余聞父老言兌酷似其先黃安云兌既高材早夭而子又不學誰能繼黃安之業者其諸父行老矣先人遺文不致盡泯則政也其知爲

桐岡存稿卷一

十一

人子孫之先務已余獲觀是集之傳悲喜交集使兌而在奚至遲之又久而微政又安問乎悲夫乃爲之序曰集何以止一卷也是其僅而能存者也有世有其篇而不列於此卷者何也余聞先生拒求文者嚴門弟子每私應求者而署先生名今懼其淆焉故此卷雖無幾存其真也讀其文可以知其人矣習陽者以所居名其集也水經注云縣有習陽潁水經其南也乾隆二十有七年冬十月辛卯序

胡湄園先生詩集序

胡湄園劉海鶴理寒石吾鄉所謂明末三先生者也寒石蓋友海鶴而師湄園云湄園先生之行事寒石志之詳矣生平所述作卷且累百盡以授寒石寒石攜之官寒石死而其書悉沒前年刻寒石集成又收拾海鶴遺詩數十首刻之因思先生遺書遂不可見付之太息而已然余聞其家尚有遺帙屢索之不可即得今年夏其後人來謁求訂其先集集但存雜體詩三十餘首文十篇余爲略次第成卷嗚呼其止於此也夫吾觀古今文章之傳往往傳於棄擲湮沒之後雖崩離磨滅卒不能盡古人所謂有鬼神呵桐岡存稿卷一

十二

護於其間者也賢人君子積道德爲文章必賴子孫之賢守而不失有可以傳其先人者竭力殫心不知瘁焉而又得賢士大夫肩表章之巨任發潛德之幽光此固後死者之所不容已者乃湄園有賢子又有寒石爲之弟子寒石之欲傳其師與其子欲傳其父其心何如哉而猶不盡傳此豈有幸有不幸者乎今此卷所謂崩離磨滅所不能盡者至其宏篇大製生平精力之所注僅可以想像得之而存者又未必卽自以爲必傳之作人生富貴貧賤一切遇不遇何足深道顧文字之傳亦有命存焉今寒石集且家有其書而海鶴之詩遂止傳其十分之一然其傳也與寒

石並湄園詩之棄擲湮沒甚於海鶴然今而後安知不家有其書乎雖篇章無幾亦未必非鬼神呵護於其間者嗚呼三先生之精爽昭昭如在也寒石有靈見其師之遺書零落遂至於此而猶幸其僅而能存也其亦何能無感焉悲夫

桐岡存稿卷一

十三

商逸羣詩集序

歲丙子之秋余游大梁魯山教諭杜君介汝陽商君逸羣詩一卷謁余余方病臥讀之不覺起曰吾固知逸羣當爲詩今若此哉明日逸羣來鄭重求余爲序因扶病起與之譚詩且並悉其性情之所至云逸羣少孤且貧岌岌不能自活顧其爲人苦於學而堅於行其氣岸然不少降視一切蔑如也而一遇知者則肅然有以自下嗚呼其中有所憑恃者邪其有所惟恐免之卽有所惟恐失之者邪蓋余自少學詩非曰能之然固知詩教之尊而用之嚴十年前聞某能詩卽趨謁之惟恐後近來畏人甚更畏與人譚詩

桐岡存稿

卷一

十四

蓋亦余潦倒荒廢使然豈其有故存乎其間邪卽如逸羣余自歲癸酉同受知於通政孫公之門明年又同滯於京師者數月夫豈不知其能詩而必待今日邪使余早知其若此雖潦倒荒廢而能忍而至今始爲之序邪夫詩者思也思者心之官而性情之用也其教尊故不敢褻其用嚴故不敢濫故夫詩也者善思也詩人也者善人也今讀逸羣詩可以知其爲人而余竊幸同門生有詩人焉而且以余爲可與言也嗚呼余非能詩者逸羣其知夫古之所謂詩人也邪

黃潤川詩集序

溫柔敦厚詩教也又往往窮而後工其人大率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切踴躍進退困頓無聊不得已而發之爲詩故歡愉之詞少憂愁幽思之詞多而卒歸於溫柔敦厚者詩之情也臨海黃潤川大生以所爲詩示余使爲序若以予爲知詩也者余反復其詩而知潤川爲得詩之情也潤川以名進士令於蜀之德陽去家數千里政成而詩益富以愛去官今謁選於京師余亦以謁選來過於蕭寺中相得甚歡互讀所爲詩惟恐其卷之盡也而余遂得黔之鍾遠有萬里之行矣潤川不知得何縣行幾千里皆爲外吏

桐岡存稿

卷一

十五

不得簪筆承明作爲雅頌以麗休光而兩人又不知相距幾千里余之困頓無聊窮而詩猶不能工者或者猶欠萬里路乎若潤川豈終窮乎行蒙宣室之召和聲以鳴盛矣而余於谿風壺雨之間度不能無不得已而發之者他日各讀其詩余或有能進於今日者以質潤川不知可許以爲得詩之情焉否邪余與潤川相見晚相別又遽潤川送我以詩蓋不勝惜別而流連未有以酬之也卽書是以留別何日更相見行矣惟各努力夫溫柔敦厚詩教也

松園先生詩集序

松園先生以所爲詩命遠覽爲序蓋先有洪稚存先生所爲序在洪公稱其於唐近香山於宋近東坡知言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匪詩之似性情之似也白蘇二公以越世之才履險而夷處約而樂故其詩貌若不同而皆出以和平之音無迫急尤恚之氣其性情之流露者同也先生自諸生至二千石自越至吳蜀而至黔危棧驚濤蠻煙瘴雨世路之崎嶇人情之變幻一切可愕可喜莫不見之於詩其大者關政理風俗之故其細者牢籠物態發洩風雲宜乎激厲震宕危弦而促柱矣而乃坦蕩夷猶俯仰皆得既

桐岡存稿

卷一

十六

舒徐而爲妍復委婉而善入此其務爲性情之真客氣不得而乘之者何哉乎其似白蘇也先生方守貴陽遠覽令鎮遠移判下江數數見若以爲可與言詩也者今引疾歸矣於放廢之末吏蓋有不勝其拳拳者余之感於先生爲何如也今謹序先生集卽以爲留別抑聞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先生政通而詩宜傳若以時論唐宋之時不如今先生詩又宜駕白蘇而上矣請以是質於洪公以余言爲何如

卷施閣集序

學使北江先生以孤其克自樹立及學之有成實稟賢母蔣太夫人之教故其編詩也以及侍太夫人所作者爲附結軒集八卷漢書地理志會稽鄞縣有結崎亭南越志巢結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結取食郭璞江賦所謂環結腹蟹是也先生十歲始就外傳二十卽出授徒負米所至皆不越五百里外一歲必兩歸以慰太夫人與莢蟹之早出暮入相類及奉太夫人諱讀禮於閨門者二年繼又飢驅四方十年乃獲升上第官禁林逾一歲卽持節視學黔中人欣先生之遇而不

桐岡存稿

卷一

十七

知先生以祿不逮養每與人言之輒泣下不止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先生之名集蓋以此乎卷施集自己亥至癸丑已得十四卷門下之士乞刊之於黔中遠覽在里門日卽受先生之知今又從官牂柯先生之所以待遠覽者未嘗以屬書視之也今遠覽行以老乞休矣先生門下士以遠覽知先生尚深乞爲序刊詩歲月因卽遠覽之所以知先生者序之至詩之工拙世之知先生者甚多非遠覽之所敢及也時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新正十日鍾遠縣知縣署黎平府下江通判河南張遠覽謹序

何氏族譜序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而氏族遂以分先王慮民之久而疏其族也爲之畫井以聚之爲之黨正族師以董之爲之立宗法以聯之爲之設不媾不睦之刑以糾之於是世遠而不忘其祖生繁而不紊其宗使人人皆有以生其孝弟之心其所以綱繆而固結之者蓋亦至也夫宗法之不行也久矣昔人謂三代而後無世家余則謂河南爲尤甚何也居天下之中自古兵火災害四面受敵居者無數百年不遷之族人能言其十世者亦鮮矣有心者欲不使同族之人爲途人則莫若修其譜何子斷疑攬其族譜謁余爲序

桐岡存稿卷一

十八

蓋其初由江西遷於此至於今十餘世矣其在江西者不列於譜其亦繼別爲宗之法乎吾聞江西無族無譜士大夫尤重族誼富貴不驕貧賤必賙下至負販皆能言其所自其風俗之古如此而亦或閒有聚族糾眾斂財以營告訐者何氏之族其勉之不忘故國當法其善者戒其不善者俾人人皆有以生其孝弟之心以不忘其先人愛子孫雖遠猶近之意罔敢不率以爲族人憂是則今日修譜之志也余旣諾何子之請而質言之如此

李氏族譜序

李氏天下之大姓至於唐尤盛其望首隴西他氏莫能及焉至今凡一邑一聚李姓輒居其十分之二三吾縣之李多大族而錯居於商水及吾縣之閒者尤多故縣人特稱南李氏以別諸李云今年秋有以族譜請序於余者則所謂南李氏者也南李氏有字繁周者於余屬表叔之行與其從子晉卿實司其事焉蓋中州自明季之亂舊家播遷無常譜牒多不可問因舊譜而續修之易無所承而創爲之難今繁周叔姪勤勤懇懇必詳必慎至其成譜之法與例則徐君文如有勞焉夫人眾者易疏而土廣者恆侈李氏之先久號素封顧慕義而勇於事郡縣之大興作大賕貸南李氏出其私財以助公者常嘖嘖人口也今後人承其舊緒克保厥家而又急急以修其族譜可不謂知其所先務者哉徐君爲之求序於余以期於必得豈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乎至於其先世初遷始末其後仕宦之蹟幸義節行具詳於譜及他序中此不書

桐岡存稿卷一

十九

桐岡存稿卷第一終

桐岡存稿卷第二目錄

文二

送廖少府歸蜀序

王太孺人壽序

王翁八十壽序

絳縣李叟七十壽序

藍田先生壽序

胡芸圃先生壽序

明劉秀才傳

明沈烈婦傳

桐岡存稿卷二

理君安和傳

爲山先生傳

張可庭先生傳

凌魏公先生傳

桐岡存稿卷第二

文二

西華張遠覽偉瞻

送廖少府歸蜀序

縣之有尉也古用以司兵刑唐進士釋褐爲縣尉其官與參軍等後寔用他途明則專以吏掾爲之或以居謫貶之員我國家用人之途甚廣縣尉用吏員供事亦有太學生爲之者又有貢生資八九品官而借補者不一格也吾縣尉廖君西蜀舊族世爲儒生廖君幼而敏厚刻意爲學既爲增廣生聲名蔚然敦內行而端士履視世之浮薄矜矜如將浼焉乃鄉試幾中復失者數貢入成均得州吏目試用於河南權泌陽縣典史吾縣有缺遂借補焉其初至謁余手持吾友王象山先生書書大稱廖君之爲人余因以知其爲善士而非俗吏也後數數見又數數聞吾縣之士大夫皆稱之民又皆懷之而君猶然縫掖人也人見之不知其爲尉也蓋爲尉非廖君意也卽此正廖君之所以重於士大夫而懷於民也未幾廖君竟引疾而去廖君果善士而非俗吏也君行矣蜀中山川之雄秀士女之清淑今應有長卿子雲子淵其人者皆無恙邪請進一醵卽此送君別錦江玉壘之間猶憶辰陵乎